



江西省出版集团

老红军讲传统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老红军讲传统

彭寿生 等著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一九七四·八·南昌

老红军讲传统

彭寿生 等著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赣南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印张9.75 字数45,000字

1974年9月第1版 1974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,000

统一书号：7110.13 定价：0.23元

毛主席語彙

发 扬 革 命 传 统
争 取 更 大 光 荣

目 录

一辈子都要艰苦奋斗	钟道山 (1)
平凡工作不平凡	唐进新 (16)
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	钟运堂 (29)
团结战斗 胜利前进	罗永清 (41)
加强纪律性 革命无不胜	黄金山 (51)
人民军队爱人民	刘井红 黄金山 (65)
依靠群众 永远战斗	柯朝松 (74)
跟着毛主席就是胜利	彭寿生 (92)
后 记	(112)

一辈子都要艰苦奋斗

鍾道山

我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，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，曾经多次负伤。一九五八年，组织上照顾我的身体，让我退休养病，我就带着全家老小，离开城市，回到瑞金县云石山公社超田大队安家落户。

提起超田，这可是个又苦又穷的地方。“超田超田，十年九旱。一年不早，割草卖钱。”所以，超田又被大伙儿称为“草田”。为了改变超田的这种落后面貌，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，决心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，首先修建赖田水库。就在这年冬天，全公社几千人开进水库工地，动手干起来。工地上，到处红旗飘扬，歌声嘹亮，干劲冲天，一片大干快上、热气腾腾的景象。不巧得很，正当我们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，我的胃溃疡病发作了，疼得直不起腰来。干部和社员们硬把我送回家里休养。

就象战士离开战场一样，回到家里，我浑身都不自在。吃饭不香，睡觉不着，整天都惦记着工地。一天天临近春节，工程到了最吃紧的时候，我的病还是不见好，不能上工地干活，心里焦急得很。正在这时，突然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，天封地冻，取土筑坝十分困难，出工人数显著减少。这坝如果不能在春节前完成，节后的雨水期一到，就会被大水冲塌。面对这种情况，我心里真比看见家里房子着火还急，赶忙跑去找队干部，建议他们做好一些社员的思想工作，合理安排社员生活。晚上，我把老伴儿、儿媳妇和十多岁的女儿叫到一起，开了一个家庭会。我说：“老战友们为了革命事业，把命都丢掉了。现在工地上火烧眉毛，我们怎么能忙着准备过春节！从明天起，全家人都上工地。”老伴儿对我的身体不放心，想劝我不要去。这可不行。过去，在前线打仗，我们共产党员都是冲在最前面的。今天搞社会主义建设，我们共产党员也必须走在前面。我就劝慰老伴儿：“没关系。轻伤不下火线么，胳膊上穿个眼儿，鲜血直流，还要继续战斗呢。现在还能被这胃溃疡吓倒吗！”

第二天一大早，我们全家四个整半劳力就扛着铁锹，担着土箕，直奔水库工地。开始干的时候，

胃疼得我眼冒金花，头上出汗。我就想了个办法，用条长布带子，死死地勒在肚子上，照样干活。没想到，这个事在工地上就传开了。乡亲们说：“人家老红军带病来干，我们可不能落后。”工地上人人争先，你追我赶，掀起了个竞赛热潮。这天的工程进度，突破了开工以来的最高纪录。消息传开去，第二天出工修坝的人比过去更多了。大家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，大干苦干，终于在春节前胜利完成了大坝工程。

打从这儿起，就不断有人对我说：“老同志，你革命几十年了，应该在城里享享清福，何必到乡下自找这份苦吃呢？”我一听到这样的话，心头就很反感。咱们干革命不是放债，出了本钱，到时候就要收利。过去参加红军，是为了建立新中国；今天，我自愿到乡下安家落户，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。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一点儿事，苦点、累点我愿意。说实在的，这又算得什么苦呢？苦不苦，累不累，应该比比旧社会，才会知道什么叫苦呢。

在旧社会，我家祖祖辈辈没有巴掌大的一块田。到了父亲手上，因为租重税多，虽然父亲半夜盼天光，干起活来气死牛，家里还是吃了上顿没下顿，饭稀照人形，糠菜半年粮。父亲只好顶着风

雪去捞虾摸龟，换钱糊口。我刚周岁，父亲就被这苦日子折磨死了。没法子，母亲就背着我，牵着六岁的哥哥，靠讨饭活命。在我九岁那年，记得是个大冷天，北风呼呼叫，雪花满天飘，我们家灶凉、房子破，风卷着雪花直朝屋里灌。母亲挣扎着，想坐起来，把身上那件唯一的破单衣脱给我。可是，她刚刚抬起身子，就倒下去死了。

母亲去世以后，十五岁的哥哥对我说：“老弟，论力气，我挑得百把斤；论犁耙，咱们学得会。从今以后，再不吃千家饭，受狗欺负啦。”哥哥以为只要自己吃得苦，受得累，就能挣到一口饭吃，不受地主的狗气。于是，我们就向地主杨鬍鬍租田。狗地主说：“租田可以。田租定死，丰歉照收。”所谓“田租定死”，就是租他一亩田，得缴二百八十斤干谷。而在当时，就算年成好，一亩田也只能收到二百多斤。哥哥却蛮有劲儿地说：“不怕地穷，只要人勤。我们拚着干，总可以落下口粮吧。”那一年，我们兄弟俩真是把命都豁出去了，下力气地干。可是，就在禾苗圆秆抽穗的关口上，偏偏遇到了大旱。起初，我们日夜守在田边，还能引点坡水灌溉。后来，旱情日益严重，杨鬍鬍勾结伪保长，说是水坡要加固，凡是用水的，每亩必须

交银元一块，否则不准用。我们一天到晚连薯丝都吃不到几条，哪里有银元交给狗地主！没办法，我和哥哥就忍着饥饿，不分白天黑夜，一步三晃地到两里多外的油箩潭去挑水灌田。饿得心里发慌，浑身发软，只好把裤腰带勒得紧紧的，把牙关咬得死死的，坚持着干。天，热得象顶着盆炭火；地，烫得象烧红的锅底。好几次，又饿又热又累，哥哥昏倒在田垄上。俗话说“人定胜天”，这话是不错的。我们的禾田里，水总算够用。哥哥就常常望着这一田的“血”和“汗”，一遍又一遍地估摸着今年的收成。可是，我们哪里知道，我们兄弟俩虽然能战胜天灾，却斗不过凶狠的地主。有一天，杨鬍鬍带着三个乡丁狗子，气势汹汹来到我们的田边，二话不说，挖开田缺，把水就全部放进了他的田里。我们和他讲理，狗地主干笑两声，说：“你们两个饿跳蚤，莫非真想顶起棉花被！偷了我家的水，还不知罪！”几个乡丁狗子蜂涌上前，把哥哥五花大绑捆起来，说是要游街示众。穷弟兄们围过来，才吓得他们夹起尾巴逃跑。可是，临走时，还撂下一句话说：“罚谷一箩，和租谷一起算。”

禾镰刚刚挂上墙，稻谷才登场，杨鬍鬍就带着狗腿子来收租了。旧社会缴田租的时候，不仅要秤

谷，还得办一桌酒席，给地主和他们的狗腿子吃，叫作“田东饭”。这一群家伙，围着桌子，把一碗碗米酒往地上倒，杨鬍鬍还把一块块肉夹起来，扔去喂狗。我们佃户一年干到头，连个油花子都看不见，地主这样糟踏东西，我们真是既心疼又愤恨。我实在忍不住了，就说：“我们作田人一年闻不到一次肉味，你们吃腻了就留在碗里。”狗地主把蛤蟆眼一鼓，吼叫起来：“你管我是吃还是扔！”紧接着，哗的一声，就把桌面推了个底朝天，洒菜洒了一地，碗碟打了个粉粉碎。还便说我们“待东不周”，要抽田毁约。这一年，我们流尽了血和汗，到头来，还是饭稀照人影，糠菜半年粮。

哥哥自以为有一双手，有力气，吃得苦中苦，受得累中累，日子就会过得轻松一些。可是，出尽了牛马力，我们得到了什么？不过是几把把子糟糠烂谷。地主要榨尽穷人身上最后一滴血，我们出牛力，是为地主受苦受累。这就是阶级之苦，才是真正的苦啊！今天，我们吃大苦耐大劳，是为社会主义出力，是为了大家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。苦点、累点，为了人民，为了子孙后代。不挑水施肥，怎能吃上桃子呢！所以，别说出点力，流点汗，就是再苦再累也心甘。别看我一大把年纪了，为建设社

会主义添砖递瓦，真还有使不完的劲头呢！

一九二九年，毛主席率领工农红军，到了瑞金，在穷苦人心头点亮了一盏明灯，使我们明白了要想不受阶级苦，就要参加工农红军干革命的道理。就在这年冬天，我和哥哥一起参加了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。一九三四年十月，我跟随红军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。

出发长征的时候，我们班一共有十二个人。长征部队到达延安时，我们班，连我在内，只剩下五个人了。七个同志光荣地牺牲在长征途中。其中有个叫刘老倭的，是在过草地时饿死的。在我们红军队伍里，象刘老倭那样，饿死了自己，却把七十六粒野青稞“献给革命”的英雄人物，又何止千百呢！他们为新中国的诞生，艰苦奋斗，流血牺牲，却又没有看见新中国建立，没有看见亿万劳苦民众翻身做主人。那么，要问今天为建设新中国出力流汗苦不苦，累不累，我看就要想想这些革命的老前辈。

记不清是一九三〇年哪一天了，我们部队开到兴国南塘，驻扎在一个祠堂里。那天下午，吃晚饭的时候，我正在门口站岗，看见来了个后生子。他衣着破烂，面容憔悴，脚步蹒跚，两眼却有神地紧

紧盯住我头上戴的八角帽。我问他有什么事，他嘴唇动了半天，也没有说出一句话。过了好久，才颤颤巍巍吐出一个字：“我……”紧接着就扑倒在地上，昏过去了。我赶紧让别的同志找来卫生员，一检查，说是饿昏的。指导员跑去盛来一海碗糙米饭，连声呼唤着他。后生子醒过来，指导员把糙米饭送到他嘴前，亲切地说：“老倭，吃饭吧！吃我们自己的饭。”后生子慢慢地抬起胳膊，接过那碗饭，我记得清清楚楚，他两手抖动着，一颗颗豆大的泪珠从眼里直往下掉。还听到他一字一顿地说：

“我们自己的饭！多香啊！”这个地主的小长工，苦熬苦挣十几年，没有吃过一顿饱饭。他受不了地主的剥削压迫，带着弟弟和两个穷兄弟，从一百多里外来投奔红军。半路上，那三个人被靖卫狗子抓住杀了。他一个人死里逃生，攀山越岭，三天没有吃东西，好不容易才在这里找到红军。问明了情况，指导员同意他参加红军，问他叫什么名字，他说，“三瞎子（地主）说我天生是做死牛的，不配取名字。我只知道自己姓刘。”从此，大伙儿就叫他刘老倭。

刘老倭和我编在一个班。他三天不说两句话，成天低头闷脑地做事，打仗却总是冲在前头。记得

在第二次反“围剿”胜利后，我们班补进来一个新战士，穿得很破烂，部队又没有衣服发。有一天，刘老倭用自己积攒下来的伙食尾子买了几尺毛蓝布，一针一线缝了件对襟褂。起初，我们以为他是给自己做的，便开他的玩笑：“刘老倭想做新郎了。”他听了，只是笑笑。谁知他却把那个新战士拉过去，要他穿上。新同志怎么也不肯接受，说：“把它捎回家去，给你兄弟穿吧。”

刘老倭沉默了好久，才说出一句话：“家？红军就是我的家！你就是我的亲兄弟！”

说完，刘老倭就自己动手，硬把新衣服给那个同志穿在身上。

过草地的时候，我在这个班当班长。全班已经断粮好几天了，草地还是望不见边。我们就靠吃树皮、吞草根、嚼皮带支撑。一天，刘老倭在草丛中找来找去，不知怎么的，居然找到了几穗野青稞。他高兴得嘴都合不拢，两眼笑成了一条缝，大声地招呼：“来吃，今天加餐。”

“刘老倭，班里数你身体最弱，你就吃了吧。”有一个战士对他说。别的同志一个也没动。

谁也没想到，这个老实巴脚的人，竟然装着打了一个饱嗝，对我说：“班长，你看我吃饱了。”

我心里很明白，全班断了几天粮，哪个能饱得打嗝？这会儿，就是给我们班一条牛，吃光它，我看谁也不会打饱嗝的。所以，我一声没吭。

“你是班长，可得公平合理地处理这些青稞。总不能吃饱了的胀死，空肚子的饿死哟！”

“别装了。你的底儿我还不知道？你就赶快吃了吧。”我只好给他揭穿。

“好，好。一切缴获要归公。我先当个司务长，把它保管起来。”

刘老倭见我不支持，同志们不肯动，无可奈何地把野青稞小心地装进干粮袋。

第二天，大家正在艰难地向前进，刘老倭突然倒了下去。我冲过去，抱住他。他挣扎着，吃力地伸出左手，指着自己的干粮袋。我以为他是想吃东西，慌忙把自己准备来给同志们应急用的一把野菜掏出来，送到他嘴边。刘老倭无力地摇摇头，手还是指着自己的干粮袋。我打开他的干粮袋，从里面倒出了那几穗野青稞，还有一截切碎的皮带（前几天，我亲眼看见他把另一截皮带送给了别的同志）。他看见那几穗野青稞，眼睛一亮，急切地问道：“七……七十……六颗，没……没……少……吧？你……数……”

我心里一震。刚要答复他，只见他强睁眼睛，恳求我，“好……好好……数……”

我强压着自己激动的心情，飞快而又认真地一颗一颗数。每数一颗，就好像有只重锤在心头使劲敲打一下。数完，我哽噎着告诉他：“一颗也不少。七十六颗。”

“献……给……革……命……”

刘老倌满意地笑了，他嘴唇颤抖着，艰难地说出了这最后一句话，慢慢地闭上眼睛，停止了呼吸。我们全班人围拢来，个个热泪满眶。我们的刘老倌呀——他不堪忍受地主的剥削，为了报仇雪恨，为了吃饱肚子，找到红军来。今天，他却忍饥挨饿，强打饱嗝。在生死攸关的时候，把死亡留给了自己，把生命的希望留给了同志们，把七十六粒野青稞“献给革命”。七十六粒野青稞，它，表达了一个红军战士对革命事业多么忠诚的心啊！

毛主席教导我们说：“成千成万的先烈，为着人民的利益，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，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，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！”我们的刘老倌，就是这成千成万先烈中的一个。他们从地主的压榨下逃出来，走上革命的道路，所以，在革命斗争中，他们知道为谁打仗，为什么吃苦。他们

胸中装着的，只是革命；他们想到的，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。把个人的前途、理想与整个革命事业，与人民的需要紧紧地联系在一起，为革命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想想他们，我们今天真是虽苦犹甜，甜得仿佛身在蜜糖罐中，处处都甜透了。让我说，今天我们苦点、累点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，这是我们的光荣，也是我们的幸福！

退休回来以后，我常常仰望着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——云石山，站在毛主席在云石山的旧居面前，回想过去的战斗经历，回忆那些英勇作战、光荣牺牲的老战友，也经常想起四十年前，我站在党旗前，宣誓入党的时候，指导员指着党旗上的镰刀斧头图形对我们说的一段话：“共产党员就是要为解放天下的劳苦工农而奋斗。从今天起，你们的一切，都属于共产事业了。”每当想到这些，我的心情就很激动，感到身上增添了力量。我人是老了，但是，天下的劳苦工农还没有都解放，共产主义事业还没有取得彻底胜利，我人退休了，心可不能退休。所以我回乡安家落户千个对，万个对，这个路子走对了。我们老同志就是应该继续革命不停步。苦不苦，累不累，还要看看全人类。我住在乡下，就必须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，为发展农业生产，